老子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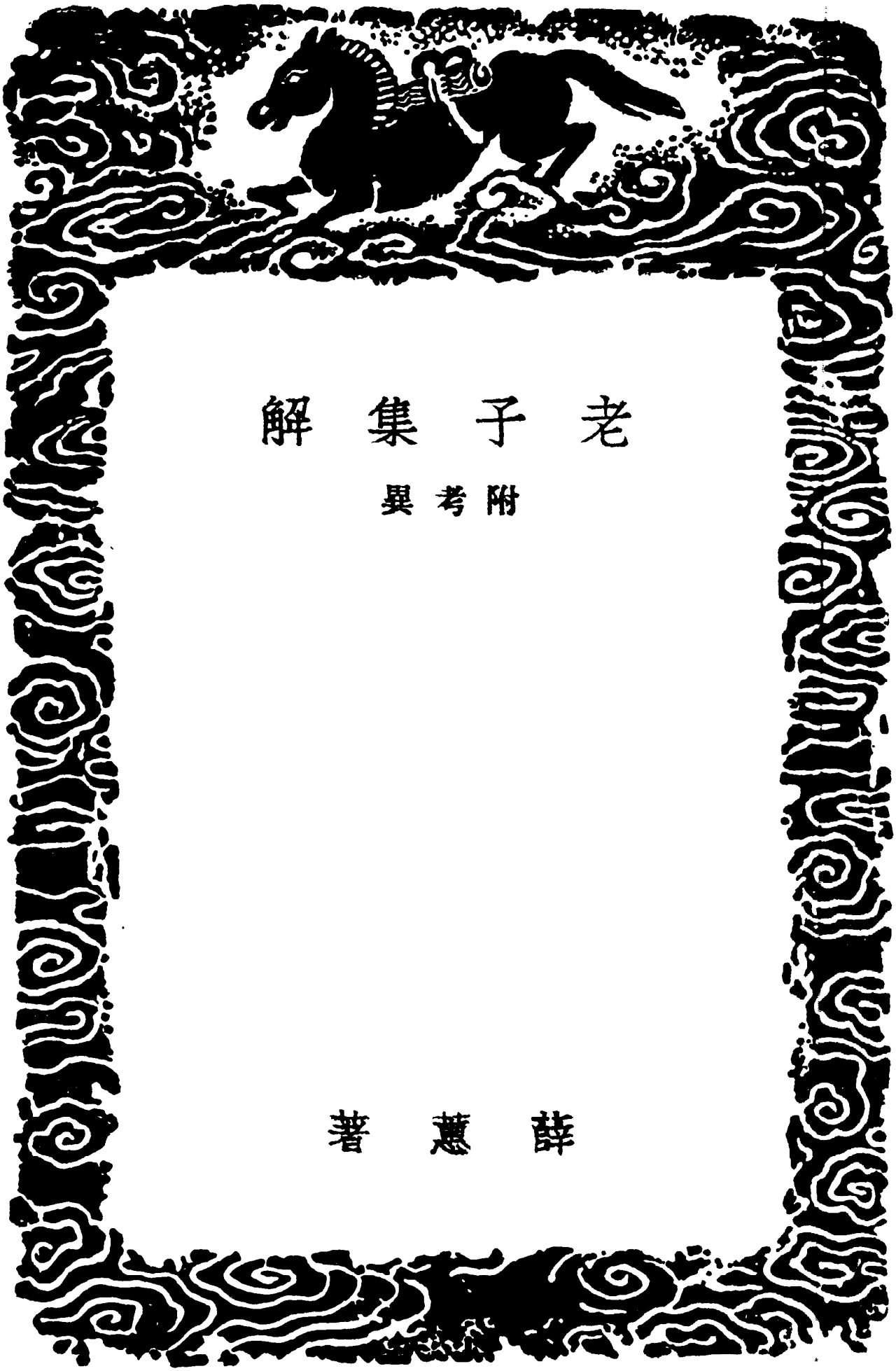
附考異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老子集解

附考異

薛蕙著

本館據惜陰軒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老子集解序

亳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木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于榘度。老子之道。則粲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无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柰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于家。予錄其副焉。

祥符高叔嗣敬題

老子集解序

大寧居士薛　蕙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删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迺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況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閒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眞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蘄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迺知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敍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脩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卽同乎天

道而不亡。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況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恆病其難讀。蓋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者也。予爲此解。其閒文義之小者。儻有未盡。若夫揚搉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爲近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爲指南乎。老子曰。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冀世之君子無聽我藐藐。庶幾爲入道之一助云。

老子集解上卷

明 薛蕙君采著

道經

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故或稱道德經云。吳幼清曰。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迺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爲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吳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本無爲。若道可爲者。乃有爲之事。非常道也。道本無名。若名可名者。乃有形之物。非常名也。蓋無爲者。非爲之可爲。無名者。非名之可名也。可道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恆久不變之謂。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有名。並指道而言。無名者。道之體也。有名者。道之用也。道體虛無。未始有物。無得而名矣。神化變動。自無而有。乃名於有矣。虛無之理。先天地生。此所以爲天地之始也。及其有也。則萬物自此而生。此所以爲萬物之母也。或疑道常無名。顧又謂之有名。此何以異於可名邪。夫有名者。非眞有形也。特對無名言之。而以爲有名耳。且謂之萬物之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迺道之本體也。故人當從事於此。得此二者。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時。以觀察其微妙。蓋無思無爲。復反無名。是卽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之時。以觀察其孔竅。蓋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卽萬物之母也。老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欲者。迺其致意之深也。蓋常與妄相反。常則不妄矣。妄則非常矣。一動一靜。循天之理。迺其常也。若一涉於私意。是則有我之妄心。而非眞常之謂矣。故無爲而順其常者。至人所以全其天也。有爲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於人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

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以深歎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傾不平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以道化天下也事以無爲爲事教以不言爲教蓋修其本而不恃其末天下化之不善之習變而上善之俗成矣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此以下因言聖人功成不居之事作猶生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拒也能生之未嘗私之爲己物能爲之未嘗賴之爲己利至於功既成矣終若無與於己而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贊美道德天地往往通用此語蓋其道一而已矣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以不居其功故有功居之則反喪其功矣

善者美之極也上古之世民皆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無他民皆同乎美善故不知美善之爲異也後世由有惡者始知美之爲美由有不善始知善之爲善及世益衰美善益著蓋惡與不善至衆而美善至寡矣

右第二章

不尙賢使民不爭

古之聖人雖用賢而未嘗尙賢其當時之賢者則亦居其位而未嘗以爲榮任其勞而未嘗以爲利苟無榮利民將奚爭後世之俗賢者享其名實衆人慕而效之貪欲之心生而爭競之風作矣故不尙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懋遷有無凡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使民足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人心本靜亂而失其常者感於可欲之物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

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聖人之治天下。塞富貴之塗。屏紛華之物。使民消其貪鄙之心。守其素樸之行。恬淡而所無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爲。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强矣。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化於物而迷其初。迺多知多欲以自累。使民無知無欲。蓋反其本而已。知者好生事以擾天下。知無爲有爲之損益。則懼而不敢妄爲矣。安人之道。莫善於無爲。故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沖不盈皆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一而不變。蓋沖虛者其常也。淵深也。宗主也。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挫其銳者、摧挫芒銳。用柔弱也。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澄寂之意。有物存焉。而初無形體。故曰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子謂有所從生。象、似也。帝、天帝也。天者、有生之最先。萬物之所從生也。道不知其何自而生。疑若在天帝之先。此莊子所謂自本自根也。老子之書。於此義往往言之。非直贊美夫道也。蓋其致意深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仁謂私心親愛之也。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喻其無愛惜之心也。天地之德。大公而無所私親。其於萬物。任其自生自化。天地何容心焉。聖人之於百姓。亦如是耳。大仁不仁。此之謂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此一節。其道甚大。與上文義不相屬。疑連下二句。別爲一章。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者也。屈、竭也。天後之間。有至神之物。當其虛也。非眞無物。有而不可見耳。當其動也。其出不窮。用之不可既也。擬諸橐籥。正相似矣。此天地之間。虛無不測。神化無窮之實體。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首章之有無。下章之谷神。

皆此意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數、色角反。○數、屢也。窮、極也。承上文而言道體如是。本非言之所能爲。亦非言之所能盡也。若求之於言。則言語愈多。適屢至於窮極耳。惟忘言而守中。則道自不遠矣。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之辭。牝者、言爲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死生之說。皆可知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老子書大抵用韻。故其遣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或者乃隨語生解。既繹玄牝。復指一處爲玄牝之門。殊失之矣。天地根、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意。舉天地則包萬物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綿若存。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自古爲玄牝之說者。往往不本谷神而別爲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指也。夫關尹子之言盡之矣。顧自莊列之後。未有能知其說者。信乎知言之難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至哉言乎。蓋卽谷神之說也。嘗爲之說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爲神也。非通神明之德者。孰能識之。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自生者、自私也。不自生者、無私也。夫道無私也。爲道者貴生。而自私。此不合於道。非所以養生也。故養生之道。莫若不自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也。且不自生則無爲。無爲則其神凝而可以長生。自生則有爲。有爲則其神妄動而不息。是反自傷其生矣。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聖人觀天地不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其身以法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身存。亦如天地之長久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

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卽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程子有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迺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闔闢之謂哉。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幾、平聲。○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鼓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兼愛而無私。善仁也。其言有徵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淸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尤、過也。凡所爲爭者。自賢以求勝於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此其所以無尤也。章內於不爭之德。蓋屢歎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已音以。○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迺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況下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履盛滿之勢。顧復驕盈以促之。所以自遺其咎。而不能守其富貴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惟大人爲能法之。若夫功成不

退復何爲也老子之書往往以天道爲宗故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邵子曰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卽天理也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去聲○載承受也營猶熒熒精明之意抱持守也一不二也用志不分者其神常存矣按古者言魂魄或合而言之如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如左傳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子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鄭康成謂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是也竊謂此數說者惟心之精爽爲近是而餘說各有未安又左氏曰天奪之魄矣楚辭曰魂識路之營營以此見古者或專言魂或專言魄義亦相通此云營魄卽魂之謂也 **專氣致柔。** 致極也人始生曰嬰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麤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滌洗除去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爲極摯之名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眞見而非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胸中而爲眞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下三者言治國之道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爲則非聖人之治矣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一開一闔言聖人之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雌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道雖曰一動一靜然當以靜者爲本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用此道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長上聲○通結上文畜養也宰制也世俗之治身治國者患在於有爲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刳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或曰此六句獨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

章首營魄說者不一按楚辭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魄而上升蓋專指爲魄也朱子之註亦與逸同但訓載爲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

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竊謂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魂而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闕其辭。如後世隱語之爲者。老子曉人之意未必然也。又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爲說。雖朱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他章有獨言抱一者。其所謂交媾者何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埏音羶。埴音殖。○輻、輪轅也。轂、輻所輳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牖、窗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行。去聲。○爽、差也。人之耳目本聰明。惑於聲色。則有若聾盲之患。口能別味。移於五味。則不知飲食之正。心本靜也。耽於淫樂而發狂。行本善也。累於貨利而不終。此皆不察內外之分。不明取舍之術者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爲。並去聲。○爲腹者、內養其神。可長久也。爲目者、外玩細娛。反自害也。上言數者。此獨言爲目。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寵、榮也。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則有辱。是寵所以爲辱也。人之累於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寵者、仰於人而非己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惟無寵者。人莫能貴賤之。寵非爲下而何。得失之際。皆動其心。寵辱非若驚而何。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爲、去聲。○有身故有患。能無其身。患將何有。言身爲憂患之本。而貴亦然也。凡貴人之所以有憂者。貴爲之累耳。使其遺貴而不有。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失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情。弗能自治。以居人上。能無擾乎。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未肯以其身爲天下也。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足以爲患。此所以重爲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搏音博。混、上聲。○搏、執也。夷希微皆虛無之意。詰、察也。視之不見者。無異於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者也。下二句之意仿此。故三者不可分別。合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皦音皎。○皦、明也。繩繩、衆多也。無物、其本始也。在上不加明。在下不加晦。動而爲萬物。終則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有狀之狀。有像之像者。物也。無狀之狀。無像之像者。道也。物以形器而可見。道以虛無而不測。惚恍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恍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古之道。卽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卽古之道也。人之應物也。不知本原之無物。而惑於外物。以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爲眞宅。以有事爲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

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絀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抵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悖其虛無之本耳。予觀老子之指。有若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爲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澹、贍通。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強、其丈反。○通者、不滯礙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敦、音團。一音堆。渾、上聲。○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完貌。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愼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爲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言。此以衆人心慮憒亂而言也。濁者可以清。非靜則濁之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徙之數必斃。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眞氣生。曰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迺可以從蠱入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上言始者入道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持守也。言保此道者不欲盈滿。蓋盈不可久。道所惡也。敝缺者、至人之所貴。新成者、世俗之所貴。惟不欲盈。故能守其敝缺而不顧爲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篤。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爲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者實非二道。蓋未有虛而不靜。靜而不虛者也。管子曰。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不處。又曰。虛之與人也無閒。惟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神者至貴也。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作、動也。復、反也。言物之動。終則反本也。欲明守靜之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迺詳言之。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芸音云。○芸芸、動貌。根猶本也。命者、道賦於物。有若命然也。動始於靜。凡物之動。必復反於靜。以靜爲本故也。此歸根之所以爲靜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爲復命乎。吳幼清曰。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愚謂本文有歸根之辭。故說者以草木釋之。然此承萬物並作而言。蓋通論萬物之理。固不當專指草木矣。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天地之閒。惟性命之理爲常。自餘皆變而不常者也。得道者抱神以靜。雖死生之大而不得與之變。以能復其性命之理。是以常也。不能復命。遷化流轉。豈有常也。妄作、亂動也。知常曰明。則不知常之惑可見矣。不知常。妄作凶。則知常之貞吉可見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不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心如太虛。其於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有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蕩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天道惟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以配天。故曰王乃天。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爲肖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克肖於道。故曰天乃道。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有道者功被萬物。其神明虛靜而不變。雖沒身不殆可也。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爲之。莫知所由也。乃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己。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其道復不亦甚約乎。茲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天下晏然。惟知有之而已。此聖人以大道爲治。故其效如此。其次親之譽之。其次、亞於太上者也。此聖人以仁義爲治。故天下欣然親之譽之。然視無爲之治。已有間矣。其次畏之。言又其次。其君爲下畏之。蓋仁義盡而以智力爲治者也。其次侮之。又其次者。爲下侮之。至此則智力復窮矣。信不足。有不信。太上之無爲。與夫後世之有爲。其本末得失之故。未易知也。惟明道之君子。迺能深信其必然。衆人知不及。故信不足。信不足。故有不信也。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太上之君重其言而不敢輕易。言猶如是。則行事可知矣。是以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聖人者既無所爲。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行也。民無相棄。安有仁。民無相犯。安有義。及道之衰。由有不親。始知有仁。由有不順。始知有義。世皆以仁義爲至德。而不知至德之有在也。智慧出。有大僞。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心生。則其作大僞也。勢所必至爾。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

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絀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誠慈不任實。而天性之眞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民之始也。本無盜竊之患。惟智巧出而詐術滋。末利多而爭心作。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著也。聖人之治。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迺文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沒其質。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所云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音現。○物無飾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眞。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

絕之於彼、蓋欲屬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豈有猶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爲蕩而不法者矣。

右第十九章

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世之人不知厭其多事、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騖於淫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予獨以爲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文質之辯如此、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去彼而取此、所爲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爲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僞爾。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僞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暫舍於人。廢淫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人於僞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爲教父、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絕學無憂。古之君子、其學以求性命之理。性命之外、無所用心。所謂爲無爲而學無學也。及其失也、化而爲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其實無益而反增其憂。夫學者貴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俗之學、務外以累其性情、豈非飲藥以加病乎。絕而不爲、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攖德攖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曠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爲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攖、摩通。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上聲。○唯阿皆應聲、幾何、不多也。言此二者但僅有遲速之分。然一則爲恭、一則爲慢。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之異而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之際以求免於不善乎。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荒、遠也。央、已也。因言唯之與阿。故遂言凡人所畏者、皆當畏之。其事蓋甚遠而未有窮已。不但如應對之一事爲然耳。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熙熙、喜樂貌。泊、靜也。兆者、動之微。如龜兆之微坼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言衆人貪於外物而不勝其樂。獨我之心泊然未嘗萌動、如嬰兒之未能孩笑者。不知衆人之樂爲樂也。上言畏懼與人同。此言好樂與人異。蓋畏懼者聖人儆戒之常、而好樂者衆人貪欲之志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不住著於物之意。無所歸者、性本無所歸也。下文義並放此。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贏餘。我則一無所得。獨若有失、然得皆妄也。無所得迺得也。

我

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悶音門。○沌猶渾沌之沌。謂無知也。昭昭、明白。察察、分辯。所謂爲智在毫毛而不知大寧也。悶悶猶憒憒。若昏、悶悶、明道若昧也。忽若晦。寂若無所止。忽若晦。昏默而無所見也。寂無止。空寂而無所依止也。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音嗣。○以、爲也。古者謂都爲美、野爲鄙。言衆人皆有爲。我獨頑頓若野人也。雖頑頓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爲而我之所爲也。吳幼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萬物資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大也。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其所從出者。惟道而已。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妙者曰精。上言大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爲物。初無形狀之可見。雖曰無形。而其中則實有物。甚眞、謂極眞實而無僞。有信、謂有信驗而不忒。予觀老子之言道如此。蓋極言道體之實有也。則其所謂虛無者。豈眞斷滅而無物邪。蓋不難知矣。論者徒譏老子爲虛無之學。不亦異乎。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因此義。衆甫、卽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衆甫未有不逝者。故此道獨名不去耳。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母則知其子矣。

右第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窪、烏瓜反。○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屈故能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敝則新者、闇然而日章也。少則得、以約爲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惑、卽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放此。吳幼清曰、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爲曲。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於一而萬事畢。故足以爲天下法。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爲古語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見賢遍反。○此應曲則全四句而言。自見、自衒露也。明猶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天下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爭者由於有我。是果足以上人乎。聖人不爭。唯無我也。德莫加於無我。天下其孰能與爭邪。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爭故天下莫能爭。以此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希、無也。自然、無爲也。希言之事、宜若近小。而老子以爲無爲之道。學者能深思之。則自當有見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自旦至暮爲終日。不能久者、不終朝不終日是也。飄風驟雨、迺剛躁有爲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以天地之大。苟失其自然之道。尙至於亢極而不能久。人而行之。其能久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無爲之謂道。爲善之爲德。過差之謂失。虛無恬淡寂漠無爲。從事於道者也。同於道。亦如道之長久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孝弟忠信樂善不倦。從事於德者也。同於德。亦如德之吉善矣。反道背德。安於危亡。從事於失者也。同於失。亦如失之凶醜矣。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感應之理各以類至。古語曰、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得失之應、象其行事。此理之必然者。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信不足。有不信。得失之應、顧其理難知。信不及此。則有不信耳。

右第二十三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跂企通。○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蓋本有功與能者也。惟其欲自夸大。則反喪其美。不能有終也。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行、去聲。○贅、疣贅也。有功而加以自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所謂餘食贅行矣。食之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行之如贅者。本雖有功而卒可醜也。此物情之所憎惡。有道之士固不以此自處也。抑嘗聞之。聖人有功而不伐。人直以爲恭讓。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夫性之體。未始有物。則無我。迺其固然者。其有我也。人心之所生耳。聖人知天性之無我。是以去功名而不居。蓋我尚不有。而況於有其功名乎。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渾通。先天地生。豈有生乎。原之於前而無始。則要之於後而無終矣。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寂、寥、無形之意。周徧也。凡物有因則勢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則閡。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爲天下母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強、其丈反。○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爲之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強爲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者而稱之。其失不既多乎。故累變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不足以盡之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偏於一。逝無所不極。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爲天下母。均養萬物。而天地以陰陽佐之。此三者之所以爲

大也。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爲億兆之主。王亦大者此也。域中惟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眞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老子言此。所以勸王者之意深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地產萬物而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虛無淸靜而常無爲。因自然也。此章先言道而次及於天地王者。迺其指趣歸乎勉王者而已。李約讀法地地爲句絕。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法地者令與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意皆放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當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校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奈、如也。輕躁者、君子莫之肯爲也。奈何萬乘之主所繫至重。顧可輕其身於天下乎。人主輕其身於天下。禍患之所必至也。蓋人主行事輕脫。則臣之有識者。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亡之禍。是不能有其國也。故曰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謫音摘。鍵、巨偃反。○瑕、疵也。謫、過也。

籌策。計者所用之算。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約、束也。凡人能行而不免軌轍之跡。能言而不免瑕疵之失。能計而不免推算之煩。能閉而可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爲善也。若乃善行渾然而無跡。善言粹然而無弊。善計不以籌策而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關鍵而天下不可開。善結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信乎足以爲善矣。首言五者之善。甚異於人。以譬聖人善救之道亦若是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人之善者。喜其同己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愛也。夫如是。則其所棄之人物亦多矣。惟聖人者。其心無私。其教無類。凡天下之人物。聖人常善救之。故未嘗有一人一物爲聖人所棄而不救者也。襲、重也。襲明猶言重明。謂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助也。善人者。非獨善而已。固人之儀表也。不善人能效其所爲。則可改其不善而入於善。此善人所以爲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在所養耳。善人能收而教之。則亦各有所成就。而善人復獲其用。此不善人所以爲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善人不善之師。若不善人顧自絕於善人。不知親附以求益。是不貴其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若善人者棄絕不善之人。不知愛惜而教之。是不愛其資也。二者之所爲皆過矣。雖曰智者。未免大惑也。是謂切要之道。顧微妙而知之者寡耳。列子曰。聖職教化。夫聖賢之任。唯在教化。而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下之道。其孰有切於此哉。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復並扶又反。○守、保也。雄、剛强。雌、柔弱。白、明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强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强之不可守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守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守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所取法矣。

常德者、柔弱晦昧卑下。固恆久之德也。忒、爽也。足、全也。無極猶無窮。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爲雄而寧爲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爲雌。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也。

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三言者。譬喻之辭。官長、羣有司之長。制、裁斷也。割、分裂也。樸者、道之全體。散而爲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衆器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衆職無不統也。及夫道散而爲物。物各有能而不出其位也。天不能載地。不能覆、神有所短。聖有所否。況其下乎。樸散而爲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通也。官長分而爲有司。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兼也。是故樸散而爲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聖人之所不爲也。聖人如用之。其爲官長而不爲有司乎。凡裁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彌多而其全彌虧矣。故大制不割。卽樸散爲器之反也。此承上文言樸。遂復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爲貴。而樸散爲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迺以有爲而爲之。此不可得天下之治已。蓋天下之爲物也。猶夫神器。非人之所能爲也。故爲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耳。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呴音許。一音虛。○此言天下所以不可爲也。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呴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害之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曰。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蓋本於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若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儒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强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往言之。未可專以爲道家之說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好去聲。還旋通。○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兵之毒天下甚矣。絕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所怨。鬼之所疾。未有不反受其禍也。師、兵衆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言宿兵不解。農事廢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強天下之所致也。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果、決也。承上而言。以兵強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因勿強而言。壯、強也。道以柔弱而能久。故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早已、謂不能久。物理如此。以見兵之強壯者亦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勿強也。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司馬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

可得志於天下矣。此申言首四句之意。恬澹、安靜也。美猶善也。兵者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爲上。縱能勝敵而心亦不善。蓋兵雖獲勝。殺人必多。君子之心。故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憯怛之心。而樂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絕之。民叛之。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申言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意。禮吉事以左爲尚。喪事以右爲尚。軍禮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是酒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爲尚也。古者制軍禮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之。皆行尚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常無名。然曰道者。無名之强名耳。道體甚微。發於用而後大。故謂樸爲小。天下不敢臣。謂其尊而無上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侯、諸侯王。王者賓、服從也。天地人物皆原於道。所以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皆感應自然之理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承無名而言。道之樸無名、及始制則有名矣。制者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億兆之衆。必立長以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名矣。或燔黍捭豚。或折俎加豆。而飲食之禮起矣。或橧巢營窟。或上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或懋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飭化八材。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名。因事寖多。於斯事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名愈衆而實愈喪矣。後世由不知此。故事多創於易姓。名倍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儉者化而奢。質者改而華。厚者易而薄。日新月盛。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陵夷之勢成矣。原其所由來。皆在徇名背實而不知止故也。是以侯王及夫始制有名之時。宜爲初吉終亂之慮。貴因循。重改作。知有名之可已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定傾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恆久之治。而無危殆之患也。譬道之

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侯王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於名也。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有知人之鑒而能辯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知之難也。惟能自知其性者。此天下之至明者也。有勝人之勇而能制服之。可謂有力矣。然而未若自勝之難也。惟能自勝其私意者。此天下之至強者也。知足者富。不知足者。其欲無厭。雖有有餘之富。而恆若不足。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澹然無欲。隨所有而裕如也。可謂富矣。強行者有志。不能強行者。其行多廢。其志不足稱也。惟強行者。其進不已。道遠而志彌厲。可謂有志者矣。不失其所者久。物各有其所。失其所者亡。得其所者久。物皆然。心爲甚。不離於眞者。不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死而不亡者壽。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晦菴論之曰。楊氏援老聃之言。非吾儒之所宜言也。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之所當辯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汎者周流無滯之意。可左右者。言其無所不可。舉左右以例其餘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迺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始既生之。終復成之。其愛養萬物至矣。雖有德於物而終不爲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孰能如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能如道

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躬養之。必爲之主。孰能如道極愛養之德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夫道漠然無心。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歸之。然終委之而不與。又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之心。猶夫道也。雖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此其所以爲大也。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執、守也。大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均平舒泰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歙、閤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之辭。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歙。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歙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柔勝剛。弱勝強。物盛則衰。有如上文之所云者。則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明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喻國之威武權勢之屬。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黷武也。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右第三十六章

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可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是而已理苟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以爲是也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强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況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常無爲然天下之物莫非道之所爲也列子曰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卽此意也昔程子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予觀老子之言正與易合而程子與一不與一其論近於不平矣其曰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此用其私心未免有爲者之弊老子之意本不如此不知程子何據而言也夫至人靜而無爲有不待言至於動而應物則又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是亦未始有爲也故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此至人之心已世之私意小智之人固有如程子之所訶以之議老子之道而語至人之心殊不然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無爲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承上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志將動而風俗將變蓋或加美於質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復能辯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夫無名之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之心是猶爲有欲也故亦必不欲迺爲恬靜之至耳人心無所欲則自正達之天下而天下自正矣

右第三十七章

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他章亦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爲相類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爲治者惜哉其莫之鑒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云民之初生其俗固爲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固當久備而容有致飭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爲治之跡信有如老子之

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其間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烏虖。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風之美。曾不止息。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輒已大敗。其故可知也。然後之爲治者。承歷代文勝之弊。曾不能改。顧益甚之。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老子集解下卷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者、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是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能不失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無以爲、謂無所爲而爲之。有以爲、謂有爲爲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仁、薰然慈仁。汎愛兼利。然至誠惻怛。猶無所爲而爲之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仍、就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爲之也。視仁義爲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其視上義之有以爲。尤可吝也。德言上下。自仁以降。言上而不言下。蓋不足言故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有至德而不自德者、道也。有德而不能無心者、德也。惟其有心。則淺薄之漸而道之賊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德雖有心。猶所渾厚。及德衰而有仁。則親愛之私益著矣。故曰失德而後仁。恩懷不足。以義服之。故曰失仁而後義。義不能服。羈縻以禮。勉强於外。非心悅誠服之謂也。故曰失義而後禮。夫道四降而至於禮。迺德之最薄而不可復降者也。降則皆亂之道。而又有每下者焉。可勝歎哉。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禮未必無忠信。而迺忠信之薄也。非以爲亂。而迺亂之首也。夫忠信之心。苟極其盛。固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善辭令以諭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浸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貴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鄉之揖讓。適所以爲爭鬬之階也。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迺道之華也。非以爲愚。而迺愚之始也。夫道之眞。務養其神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明。逆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而反之身

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遂將狃之。役神於外。酒迷惑之本也。故曰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承上華薄而言。大丈夫猶言大人也。禮者忠信之薄。前識者道之華。此中人之所守爾。若夫忠信之至。自然動物。大道之極。無知無欲。酒大丈夫之所從事也。

右第三十八章

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寖遠而爲德浸異矣。豈誠分而爲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酒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學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於江左之亡。士大抵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偷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爲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氣清明。故曰清。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不竭。故曰盈。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故曰爲天下貞。五者之致是。皆一之爲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

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蹷音厥。○發、動也。蹷、仆也。天無以清。蒙上以清而言。天得一以清。無以清者、失其一也。將恐裂者、不能常清也。以下意並放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侯王之在天下。與庶民故等夷耳。庶民歸之。自匹夫而爲侯王。庶民去之。自侯王而爲匹夫。是侯王之貴高。特以庶民之下賤爲基本也。侯王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數者皆窮民下賤之稱。侯王不取貴高之號而以此自名者。不忘其本也。非乎者。是也。言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正是以賤爲本耳。吳幼清曰。先云賤爲本、下爲基。後但云賤爲本。省文也。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數、上聲。○致義未詳。疑衍文也。琭琭、玉貌。落落、石貌。有衆材而後有輿。輿無輿也。譬猶有庶民而後有侯王。侯王者、庶民之總名也。苟一一而數之。蓋迺庶民合而後成侯王。若無庶民。豈復有侯王哉。輿雖美矣。非衆材之小不能自爲美也。侯王雖貴矣。非庶民之賤不能自爲貴也。故爲侯王者、欲其貴而能賤。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也。蓋玉貴而石賤。局於一隅而不能屈伸變化者也。此與上節。但就高貴而言。而不復及得一者。蓋侯王之失其民者。由失一也。其失一者。大抵由恃其貴高而肆於民上。故耳。老子詳言貴高之故。蓋戒之也。

右第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反、復也。道之動。以復爲本。蓋不復則不可以動。必凝聚收斂而後能發揮之盛。故反者道之所以爲動也。道之用。以弱爲常。蓋不弱則不可以久。必冲和濡弱而後無亢盈之患。故弱者道之所以爲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即此義也。橫渠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爲主。安知其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辭。多同實而異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恆隨名而生解。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爲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爲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約。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覩有者今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與言有無之說矣。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惟上士聞之。則能勤而行之。以其知之明而信之篤也。中士則疑之。蓋未能眞知而篤信也。至於下士。直大笑之而已。然使其不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何足以爲道乎。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類音類。○建言古之立言也。類、絲節也。知道至於明徹。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進益。則損之又損。反若退卻。造道至於平易。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宗。反若有窒礙而不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德之至高者、必知雄守雌。反若卑下。德之至潔者、必和光同塵。反若汙辱。德之至廣大者、必不矜不伐。反若狹小而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偷、苟且也。渝、變也。建德者無爲。故若偷惰而不競。質眞者去飾。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之可辯。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大器晚成。不若小而速成也。大音、衆音之本。反寂寞而無聲也。大象、衆象之宗。反杳冥而無形也。道者、衆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也。貸者、謂假予萬物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自明道若昧至此。皆建言也。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也。王輔嗣曰。凡此諸善。皆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沖氣運乎其間。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爲用。迺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爲稱。嚴君平曰。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之則就其沖和。故益。益之則遠其沖和。故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梁亦強也。木負棟曰梁。亦取其堅強之意。不得其死。非正命而死也。教父、猶曰衆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人雖嘗以此爲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爲最切也。老子以爲教父。蓋知其所以然故也。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曰強。變文叶韻也。無閒、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爲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爲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爲而致之。以此見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而民化。無爲而事治。此聖人誠信之至德。自然之成功也。若夫教必言而後從。事必爲而後成。其所爲甚勞。其所及甚寡。去聖人之道遠矣。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右第四十三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多猶重也。世之人不知貴己賤物之道。而危身棄生以徇物。老子閔而教之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爲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爲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爲得名貨而亡其身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承上言身與名貨。得此必亡。彼未有兩存而無害者也。甚愛名者。汲汲於知名之事。其所費必大矣。多藏貨者。

汲汲於貨殖之事。其所喪必厚矣。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憍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蓋自得而無求者也。豈有無求而有辱乎。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蓋知幾而固守者也。豈有知幾而至於危殆乎。之二者。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之道也。

右第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成而速毀。盈而速竭。由遽恃其盈成而不知持之以道也。大成必守之以缺。故能不毀而常成。大盈必守之以沖。故能不竭而常盈。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意並如上。但省文耳。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躁動則陽生。故勝寒。靜處則陰生。故勝熱。清靜無爲也。爲天下正。猶言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謂爲天下法也。聖人之德。至無爲而極。故可以爲天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卻走馬。言寢兵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歸也。天下有道。諸侯各守其國。不相侵伐。故退卻走馬而無所用。惟盡力於田畝而已。天下無道。列國兼并。兵連禍結而不得解。故戎馬不歸育於國中而至生於郊外也。

罪莫大於可欲。 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故凡物之可欲者。迺罪戾之本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無厭之心。禍之府也。韓非曰。人無毛羽。不衣則不能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

之憂。終身不解。故曰

咎莫大於欲得。貪得者必不免於凶咎。大者禍天下殃後世。其次殺其身亡其家。然此特凡人之患耳。而爲道者尤不可不愼也。凡非眞性。皆外物也。外物本不屬己。夫焉得而有之。故欲得者適自喪。而無欲者乃眞得也。蘇子由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自足之足。則無所不足。惟不知此。是以欲得而不知足也。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情。不異吾之情也。天地之道。不異吾之道也。故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遠者對近之稱。少者對多之稱。本在於內。乃至近也。索之於外。故彌遠也。知一操約。無不通也。博物多知。殊有限也。由其求愈遠而愈不近。所以知愈多而愈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通於一而萬事畢。吳幼清曰。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名。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無不成也。

右第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爲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爲道者貴約。故去健羨黜聰明。務日有所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損也者、損私心而反無爲也。然人之私心甚多。雖日損之。未能遽盡也。故必損之又損。然後私心漸盡。以至於無爲也。至於無爲。則同乎道矣。內而聖。外而王。天下之事。皆其度內耳。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無事卽無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右第四十八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聖人本無心。其有心也。以百姓心爲心而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承上言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然人有善不善、信不信之不同。而聖人者復能視之如一也。蓋聖人之所存者。純乎善信而已矣。未嘗有不善不信也。其施於人。一皆以善而懷之。以信而待之。未嘗以人之善否信誕。遂亦二三其德也。蓋其爲德。所謂至善至信矣。若迺人則不善不信。吾亦懷斯心以應之。是衆人淺薄之事。君子且莫肯爲。況聖人乎。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惵音帖。渾上聲。○惵惵、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誕同以善信待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爲此。不惟躬自厚而已。亦將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故曰爲天下渾其心。然百姓見聖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聖人之所爲。聖人則皆孩之。知其無知若孩童耳。孩童之見。不喻大人之事。猶百姓之知。不測聖人之道也。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生死者、相對之物也。有生則有死矣。故人一出於生。則卽入於死。古人有言。凡人惟欲斷死。不知斷生。亦猶老子之言是也。此性命精微之理。學者宜致思焉。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在其生而稍久淹者。生之徒也。傷其生而速夭折者。死之徒也。世俗之悠悠者。舉不越斯二者之閒矣。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此世俗之中。貪生而不知道者也。之、適也。動、輒也。生生者。求生其生也。人之貪生者。本欲適生。然輒適於死地者。是何趣福而反得禍也。蓋以其自私自利。過於求生其生。而不知更近於死也。列子有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亦此謂也。夫悠悠生死之徒。既汩沒於變化之域。而有意於久生者。亦終莫逃於死地。所以然者。由未聞出生入死之說耳。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攝、持也。上言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是十分之中。總爲九矣。九之外有一。則善攝生者是也。所、處也。無死地者。由無生也。由無生。斯無死地

矣。由無死地。斯物莫之能傷矣。夫至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生也。苟非其人。私計身心。妄生念慮。內則有疾走之跡。外則來猛虎之患矣。

右第五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畜、許六反。下同。○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氲。物之母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後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自生至成。莫不本於道德。是以同尊之貴之。蓋其本在此故也。亦皆道德之所爲。爾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夫道生之畜之。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物無生而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長並上聲。○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爲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天下之事。不自始也。蓋有始者爲之母。天下之事。迺從此出。皆其子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復、扶又反。下同。○天下之事。畢陳於前。智有不知。則羣疑未亡也。或有知其髣髴者。固非能得其母也。視不知者。豈相遠哉。惟得母以知子者。斯能無所不知矣。然得其母者。豈徒欲知其子。正欲復守其母也。使知子而不守其母。則舍本趨末。終亦多方喪生耳。知雖落天地。辯雖彫萬物。能雖窮海內。不足貴也。沒身不殆。夫守其母者。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落絡通。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易曰。兌爲口。塞其兌。使內者不

出也。閉其門。使外者不入也。如是則澹然無爲。何勞之有。若開其兌而濟其事。由是動之死地。而終身不可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事著而見。其智不能知微也。此見小之所以爲明乎。物壯而不變。其力不能常勝也。此守柔之所以爲強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光者、明之發。心之感通之用也。明者、光之本。心之知覺之體也。心體不能不發於用。顧用之太過。而不知復反於本。縱其情而害其性。是自遺其身殃也。以感通爲斯須之用。以退藏爲眞常之本。則於內外動靜之理得之矣。襲、重也。此日用之常而復有常道存焉。故曰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介然、小也。列子曰。介然之有。施、張大也。老子自言。使我少有知識。行於大道。惟以夸張爲畏也。後世之俗。大抵習於夸詐。故老子自謙之甚。以深警之。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去聲。○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言大道甚坦夷。民反倍之。而好由小徑。如下文之所云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除、潔好也。盛修宮室以爲觀美。然不務本而無畜積。故田甚蕪而倉甚虛。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奉養侈靡也。財貨有餘。兼并不均也。彼不足。故此有餘矣。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聖人之道。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務農重穀。利必均布。貧富不相耀。今皆反之。故曰非道。

右第五十三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吳幼清曰。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善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愚謂此二言者。以喻樹德深而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言德盛而流澤遠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

德乃普。修之身以善建善抱之道修之身也。修之家以下並同。眞、眞實也。餘、優餘也。長、加遠也。豐、盛大也。普、周徧也。吳幼清曰。邦、諸本作國。按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老子云修之邦其德乃豐。蓋漢避諱改作國。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今按韓非解老正作修之邦。下文以國觀國。亦作以邦觀邦云。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衆人之理。卽一人之理也。故以吾之身可以觀衆人之身。有道於此。吾修之身而其德乃眞。譬之他人。夫豈異乎。下四句之義並同。以天下觀天下。謂以今之天下觀後之天下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無二道也。聖人知天下。以此道知之爾。

右第五十四章

朱子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愚謂楊氏爲我。蓋學老子之道而得其一偏者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爲我而已邪。至於他章所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如此類者不可勝舉。由是觀之。楊氏之學不盡合於老子。明矣。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殆未可非。不然。孟子何以舍其師而攻其弟子哉。學者知孟子不排老子。庶幾知老子之道未可輕議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螫音釋。攫、厥縛反。搏音搏。○含、懷也。比、類也。赤子、始生兒也。吳幼清曰。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擊搏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朘、子雖反。號、平聲。嗌、音益。嗄、所嫁反。○朘、赤子陰也。號、嗚也。嗌、咽也。嗄、聲嘶也。蘇子由曰。無執而自固。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故知心不動則氣和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物不至者則不反。知和者可以長久。故謂之常。知常者是爲知道。故謂之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爲可也。益生者以人而助天。是爲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沖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逞剛強而暴其氣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承上心使氣曰強而言。解見上篇。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隱無名。知道者默而識之。爾榮華其言。蓋不知道者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承知者而言。玄同者、大同於物。深不可識也。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望之崇深。不可得而親。飲人以和。又不可得而疏也。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含德之厚。又不可得而害也。不羨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卑辱。又不可得而賤也。此至德之事。故爲天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爲治有體。故治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測。故用兵以奇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上二句特發端以況下句耳。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設問以起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禁罔疏闊。天下安有忌諱哉。忌諱多則民觸法抵禁。失職者衆。故彌貧也。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昏、亂也。人皆敦本業而不趨末。雖有利器。無所用之。其多利器。是交騖於利也。故國家之亂滋甚矣。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民誠素樸。豈有作淫巧者哉。由民多技巧。故多奇衺。無益之物。皆亂天下之具耳。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平世則法令愈簡。亂世則法令愈繁。上苛法以防下。下巧法以罔上。則姦軌寖長而盜賊多有也。四者之患。始於人主有爲。而天下愈亂如此。以此知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復引聖人之言以證之也。聖人無爲。固有不言之教。而百姓翕然自化矣。我好靜而民自正。好、去聲。○聖人好靜。民亦無爲。無爲則自正矣。我無事而民自富。上多事。民必廢其私業。能無貧乎。故上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有所欲。民皆趨之。而矯飾之行作矣。故無欲而民自樸。韓非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音門。○悶悶察察。解見上篇。淳淳、愿慤也。缺缺、殘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極、終也。禍兮福所倚。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而言。福兮禍所伏。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言。此二者或始若爲禍。孰知其終爲福。或始若爲福。孰知其終爲禍。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其日固久。復、反也。奇、衺也。承上言禍乃爲福。而福乃爲禍。將禍福其無正邪。良由在人正者反以爲奇。善者反以爲祆。是人之顚倒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爲政者大抵以道化爲迂闊。而甘心於刑名鍥薄之術矣。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劌、姑衛反。○廉、稜也。劌、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聖人之治。雖至公至明。而不失含宏寬厚之體。不爾則剋核太甚。而流於察察之弊矣。

右第五十八章

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礉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又傅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閒。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强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眞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略放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亟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傅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礉音核。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人之嗇也。郊用特牲。埽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事天之嗇也。夫治人事天皆莫如嗇。則嗇之爲道。無所不宜矣。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早服猶言先事。凡儉嗇者。未有不足之患而豫爲不足之計。故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重積德。克、勝也。重積德則人給家足。故無所不克。無所不克。其國未可量也。故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能長保其社稷。故可以有國。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又曰。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也。○離如字。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柢、根也。有國之母。謂嗇也。可以有國。其本由於嗇。故謂之有國之母。上一節言嗇之可以治國。此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

右第五十九章　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他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劄。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功。愚謂朱子之言。所謂得之而不盡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其糜爛。聖人之治大國。當如是也。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莅、臨也。鬼謂鬼神。神謂靈爽。聖人以道化天下。民無不善。鬼無明威。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覆解其鬼不神也。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神耳。列子曰。四時當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士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不傷人。清靜不擾是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德之美。咸聚於當世。如董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右第六十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下流、爲下、並上聲。以下、或下、並去聲。○下流、江海也。交、會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彼下流。及天下之牝也。蓋下流者處於衆水之下。然以其卑下。故天下之水皆歸之。是以爲天下之會也。牝之爲物。不强於牡。然牝者常以其柔靜故勝牡。由以靜爲牡之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以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附之。以小國下大國。則大國納之。以取、謂取人。而取、謂取於人。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大國欲兼畜人。今下小國而小國附之。小國欲入事人。今下大國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也。然小國之欲。止於事人。而大國之欲。在兼畜人。事人者此國無禮則改事彼國。兼畜人者失一小國。則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爲下也。王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者宜爲下也。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奧、猶尊也。室內西南隅曰奧。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保者、依之而求安也。善人得此道。猶懷寶於身。則能無所往而不利。不善人始失此道。及其懼禍以圖存。然後保守於道。亦能轉禍而爲福。言道之在天下。善與不善。皆蒙其利。所以爲萬物之奧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行、去聲。○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申言不善人也。人有不善。改則善矣。故人之不善。不可遽以爲不善而棄之也。古之立天子置三公。正所以教化不善之人。豈可反棄之邪。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以將命。故曰拱璧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璧駟馬。此世之所謂至貴者。然不如

以此道與人言道之貴。雖物之貴者弗如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夫求者恆難得。有罪者恆難免。故雖王公之貴。晉楚之富。固未能遂其所求。免其有罪也。惟此道以求所欲則必得。以免有罪則必免。豈非天下之至貴邪。此古之人所以貴夫此道也。

右第六十二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爲無爲者、一言已盡矣。事無事。味無味。皆爲無爲之事也。引而伸之。文辭之體耳。嘗爲之說曰。夫無爲則非爲也。而曰爲無爲者何哉。原夫老子以後世之好有爲而反喪其自然也。於是教之以無爲。其曰爲者。政所以爲夫無爲耳。既爲無爲。豈復有一毫之作爲哉。然則從事於道者。固不可執乎爲而背乎無爲也。夫心愈爲則心愈亂。國愈爲則國愈擾。德愈爲則德愈不眞。道愈爲則道愈不大。爲之之害。蓋無往而可。惟易之以無爲。則夫數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以坐而得之矣。昔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爲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至哉言乎。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以上皆言有道者之行。下文皆申言此二句之意。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凡難事非遽難也。蓋起於易而積漸以至於難。故圖難者必於其易。無以易而慢之。使將來之事不可爲也。大事非遽大也。蓋起於細。而積漸以至於大。故爲大者必於其細。無以細而少之。使遠大之功莫能成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未嘗爲大。惟積累細微。故能馴至於大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言許人曰諾。輕易諾人。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舉此一事。以況多易必多難也。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言圖難於其易。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此言爲大於其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無爲之理。爲之執之皆妄也。故爲者敗而不可成。執者失而不可得。因而無爲。故無成與虧。委而無執。故無得與喪。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幾、平聲。○幾。近也。常人見事之將成。而慢易之心生焉。則常轉而爲敗矣。愼其終如愼其始。斯能底於成而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復、反也。聖人欲不欲者。無欲以爲欲也。難得之貨。則棄之而不貴。學不學者。無學以爲學也。衆人之所過。則反之而不爲。夫難得之貨。非性命也。固外物也。衆人貪其所無用。而敝精神以求之。賤己貴物。惑之甚矣。聖人但貴無欲而不貴。彼也。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衆人不因其眞而妄加作爲。以害之。背醇樸而事智巧。舍易簡而之繁難。斯已過矣。聖人務反衆人之所過。惟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作爲也。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慧者、僞薄之源也。古之善爲治者。非以明民。開其智慧。固將愚之。使之醇樸耳。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民之愚也。質樸之性尙未失。故敎化爲易施。誠信之心尙未變。故禁令爲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盡而巧詐滋。欲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之者。爲此故耳。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賊、害也。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智。造僞飾詐。是國之害也。不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王輔嗣曰。民之難治。以其多智。當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楷模式法也。衆人之言爲國也。以爲用智。則治。不用智。則亂。此未知擇術。未可以治人也。故能知兩者利害之實。亦足以爲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智。是謂玄德之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順、治也。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夫惟不用智。然後至於大治矣。

右第六十五章　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淸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莊老云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於江海故江海爲百谷王然所以能致此者以其處於百谷之下爲能善下百谷耳。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吳幼淸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人性陵上者也由聖人能下人後人是以雖處人上人欣戴之不以爲重雖處人前人悅隨之而無傷害之心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推奉也處上而人重處前而人害則人雖推而不樂樂而必厭矣由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奉之而終不厭斁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下人後人是不爭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是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者愛物而不忍傷之也不敢爲天下先處於衆人之後也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長舍並上聲○慈故能勇猶言仁者無敵儉故能廣節用則有餘也不敢爲天下先則天下皆推先之故其成器爲天下之長也今謂當時之人且又也非慈非儉非後此危道也況復重之以惡鮮不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衞之。衞護也慈爲三寶之首特覆言之以慈保民民皆親之如父母故戰必勝而守必固言慈爲人之所助也慈者不傷物其德能動天也天將救其危殆亦以慈衞之不使敵人傷之言慈爲天之所助也

右第六十七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士。吳氏以爲古者車戰爲士。是也。善爲士者尙德不尙勇。善戰者恬澹爲上。不忿怒也。先言二者。以起下文耳。善勝敵者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敵人自服。若夫興師動衆。角智力而僅勝之。兵之末也。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其力不爲用。善用人者能爲人下。然後得人之懽心。而天下皆樂爲之用也。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不爭之德。應善勝敵而言。用人之力。應善用人而言。不爭之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用人之力。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爲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是言。老子善其言而稱之。吳幼清曰。爲主、肇兵端以伐人。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爲兵首。但爲應兵。雖爲應兵而亦不欲合戰。不敢少進求與敵遇。寧遠退以避敵也。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行、上如字。下音杭。○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此老子贊美古語之辭。謂用兵者果能如是。則雖用兵。猶不用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幾、平聲。○哀卽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寶也。故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右第六十九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凡老子之言。固易知而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蓋不明道德之意也。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

不我知。此言莫能知莫能行之故。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凡老子之言。非無稽而言也。蓋原本道德。以此揆天下之故。以此明得失然否之辯。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德者乃其言之宗事之君也。故人必知夫道德。然後知其言之所以然。庶幾其能行之矣。由無知於此。是以其言雖易知而終莫能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惟知我之言者寡。是其言之高妙迺足貴也。若使我之言。夫人而能知之。則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喻人莫能知也。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眞知之無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上篇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卽此意也。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莊子曰。知謂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唉音哀。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妄知者。性之病也。知妄知爲病而病之。斯無妄知之病矣。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不知者。正聖人之事也。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妄知之病爲病。故妄知之病去矣。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屬。大威、大可畏者。謂死亡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欲。以爲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而大可畏者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

所生。無毋通。禁止辭。所居或高或下。然皆足以自適。不可狹小之而若不容。所生或厚或薄。然皆足以自樂。不可厭惡之而若不屑。老子言此。特以寤夫世之齊民。使之安貧委命而肆志於天地之間也。況於王公卿士稟賦優而居處崇者。可無戒谿壑之欲乎。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不言不狹。省文也。衆人厭其所生而乾沒不已。於是求利而得害。求安而得危。鄉者本非可厭。至此迺可厭也。惟不厭者。知足不求。而終無危殆之患。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見賢徧反。○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生。順受天命。不自衒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衆人不安土。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此。謂去衆人之狹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惡、去聲。○殺猶死也。兩者謂敢與不敢。利謂活。害謂殺。天道好善惡不善。勇於敢者迺天之所惡。故有害而無利。而民之迷。無有知其故者。其惟聖人能知天意。故於事且猶難之而不敢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繟音闡。○繟、緩也。謀、計算也。天道不與人爭而靡人不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速召而自來。格其心舒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然人多幸免者。惟天網恢恢廣大。有若疏而不密。而爲惡之人無有能逃也。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爲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愚民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甚疏矣。本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

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實。非金丹之術也。於戲。我太祖蓋天縱大聖人者。故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亶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奇、邪也。言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敢爲奇邪。以取執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爲惡者不變。則民之不畏死亦明矣。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斲音卓。○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爲能殺人。唯大匠爲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林希逸曰。此章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稅、租也。取民多。故民食不足。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上有爲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賢、愈也。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宏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脆、輭也。徒、類也。人生則柔

弱可以屈伸。和氣之使然也。死則强直。和氣去之矣、草木之生死亦然。以此見堅强者乃死之類。柔弱者乃生之類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共拱通○共、拄也。荀子曰。强自取拄。兵强者則敗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强者則支拄。常爲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强人不得爲王。强木不得處上。○拄音主。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高者抑之四句。言弓人爲弓。調適弓幹。使之相稱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天道均平而已。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逆天而不平。惟有道者明於天道。迺能推已之有餘以奉天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見、賢徧反。○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而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人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爲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己。聖人爲而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爲謙。天道當如是爾。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凡物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然以之攻於堅强。而堅强者皆受其攻。而莫之能勝。則天下之物能攻堅强者。亦無物可以易水也。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天下亦皆知柔弱之益。而終莫能行柔弱之事。蓋以剛强爲榮。而以柔弱爲可恥也。故復引聖人之言以告之。垢、恥也。垢恥不辭。衆人所不能受也。樂受之而不校。惟柔弱者能之。以其柔弱而制天下之剛强。故能保社稷而有天下也。傳

曰。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宦於吳而越卒以霸。呂后不報嫚書之辱而匈奴和親。卽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言。但謂受辱者爲庸人。今聖人之言迺如此。聖人之正言。非眞若反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和謂和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劵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讎。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爲仇讎。既諧和則不得相讎。違約而讎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卽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讎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蘇子由曰。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妄也。○調、平聲。難、去聲。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劵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己而忘之、從可知矣。○予與通。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但與人而不取於人。雖不取於人而天常與之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有什伯之器。謂一國之民。但共有什伯之器。言至少也。器至少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復、扶又反。○民淳事簡。復還上古之俗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以其食爲甘也。下三句意放此。言民自足而不外慕也。司馬溫公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望、平聲。○相望、相聞、言其

至近不相往來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右第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積藏也聖人以其道而爲人以其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道愈有而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天道育萬物有利而無害聖人道濟天下功成而不居此與上文無積雖分而言之如此然天卽聖人聖人卽天三者之德未始不同也抑此三者推其極致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卽其切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爲書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虛深哉

右第八十一章

老子書舊分八十一章或謂出河上公或以爲劉向所定著然皆無所考大抵其由來遠矣故諸家注本多從之王輔嗣司馬公本雖不分章迺其注意實與分章者相合獨嚴君平分爲七十二章吳幼清分爲六十八章予觀嚴吳所分蓋不逮也要之八十一章者近之矣

老子考異

明　薛　蕙君采著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疑闕則因之。懼寖失眞也。自漢以下。注老子者甚衆。其書亡者蓋什八九。存者數十家爾。予家所藏。僅十餘本。校其文字。多有同異。今集解內頗擇其近是者而從之。顧己意所安。未必盡是。或不若諸本之善也。故並錄附篇末。以備參考。若予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好古君子當別求之諸本云。

第二章

萬物作而不辭。作下一有焉字。

第三章

聖人之治。一無之治二字。爲無爲則無不治矣。一無矣字。

第四章

或不盈。或下一有似字。

第七章

故能長久久一作生。

第八章

故幾於道矣一無矣字。

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十章

能無離乎一無乎字。下五句並同。生之畜之一無此二句。

第十三章

是謂寵辱若驚一無此句。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一無二者字。可以一並作若可。一並作若可以。一並作則可以寄託二字下一並有於字。

第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繩下一有兮字.

第十五章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一無二兮字.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一作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 安以久之久一作動一作安以久動之. 故能敝不新成故一作是以.一作是以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各歸其根各有一復字.

第十七章

其次親之譽之親之一作親而.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無下其次二字. 信不足有不信信不上一有故字.足下一有焉字. 猶兮其貴言一無兮字. 百姓皆曰我自然一無皆字.曰一作謂.

第十八章

六親不和有孝慈慈一作子.

第二十章

如春登臺一春字在登下。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一作儽儽。沌沌兮一作純純。我獨若昏若昏一作昏昏。忽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海飄兮若無止。一作漂兮其若海飄兮若無所止。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下有一於字。一作而貴求食於母。

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三其字上一並無兮字。一無三其字。句末並有兮字。

第二十三章

飄風不終朝飄上一有故字。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者下一重出道者二字。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一三亦字下並有樂字。

第二十四章

其於道也於一作在。

第二十五章

強爲之名曰大一作強名之曰大。而王居其一焉一無而字。一作而王處一焉。

第二十六章

奈何萬乘之主奈一作如。輕則失臣臣一作根。一作本。

第二十七章

善計不用籌策計一作數。

第二十九章

故物或行或隨故一作凡。

第三十章

善者果而已善上一有故字。已下一有矣字。不敢以取強強下一有焉字。果而勿強一作是果而勿強。一作是謂果而勿強。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無之器二字。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一作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矣字。偏將軍處左偏上一有是以字。言以喪禮處之一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莫能臣也。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下。民莫之令而自均民一作人。猶川谷之與江海與一作於。

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一無此句。一作功成而不居。愛養萬物而不爲主愛養一作衣被。萬物歸焉而不爲主焉一作之。爲一作知。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一作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六章

柔勝剛弱勝強柔弱下一並有之字。一作柔弱勝剛強。

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不欲一作無欲。天下將自正正一作定、

第三十八章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一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盈下一有萬物得一以生一句。貞一作正。其致之一也一無一也二字。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竭下一有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二句。下二句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謂一作稱。故致數輿無輿數輿無輿、一作數車無車。一作數譽無譽。

一作故至譽無譽無致字。

第四十章

天下之物生於有之一作萬。

第四十一章

夷道若類類一作類。

第四十二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或字。我亦教之一作亦我敎之。一作亦我義敎之。

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一無吾字。益下一有也字。

第四十六章

卻走馬以糞糞下一有車字。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一無罪莫大於可欲一句。一禍莫大於不知足在咎莫大於欲得下。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無之足二字。一無矣字。

第四十七章

不行而至（至一作知。）

第四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上一有故字。常上一有者字。）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德一作得。一無矣字。）德信矣（德一作得。一無矣字。）惔惔爲天下渾其心（惔惔下一有焉字。一作歙歙。）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一無亦字。）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無夫字。命一作爵。）成之熟之（一作亭之毒之。）

第五十二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得一作知。）

第五十三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而民一作民甚）財貨有餘（財貨一作資財）是謂盜誇非道哉（盜誇下一重出盜誇二字道下一有也字）

第五十四章

修之身其德乃眞（之下一有於字下四句並同）

第五十五章

終日號而嗌不嗄（而下一無嗌字）

第五十六章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下三句上一並有亦字）

第五十七章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哉下一有以此二字）

第五十八章

淳淳（一作醇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二所字上一並有之字）民之迷其日固久（民一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久矣）

第五十九章

是謂早服謂一作以。服一作復。深根固柢柢一作蔕。

第六十章

聖人亦不傷人下人字一作之一作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一無下牝字。以靜爲下一無此句。一作以其靜爲之下。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一無夫字。大上一有故字。

第六十二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何下一有也字。一無何字。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字。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一無二其字。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二下字下一並有之字。

第六十四章

其脆易破破一作泮。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一無是以二字。一無聖人二字。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楷一並作稽能一作常然後乃至大順一作乃至於大順一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六十六章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民一作人必以一並作以其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民一並作人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一無道字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無也夫二字寶而持之寶一作保一作持而保之故能成器長器一作其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爭一無敵字爭一作與

第六十九章

仍無敵仍一作扔輕敵幾喪吾寶敵下一有則字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加下一有則字

第七十章

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

第七十二章

則大威至（至下一有矣字。一作大威至矣。無則字。）無狹其所居（狹一作狎。居一作安。）

第七十三章

繟然而善謀（繟一作坦。）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民下一有常字。）常有司殺者殺（一無下殺字。）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謂字。一作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一無者字。一作希不自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以其生生之厚（上生字一作求。）

第七十六章

草木之生也柔脆（草上一有萬物字。）強大處下（強上一有故字。強大一作堅強。）

第七十七章

不足者補之補一作與。損有餘而補不足一無而字。孰能有餘以奉天下一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不欲見賢邪一無邪字。

第七十八章

莫之能勝勝一作先。是以聖人云是以一作故。人下一有之言二字。

第七十九章

有德司契有上一有故字。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伯下一有人字。雞犬之聲相聞聲一作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老子集解

附考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薛蕙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G一四九八上

宓